



我的开学季

□ 程中学

我有过属于自己的开学季,那些美好的时光被珍藏在记忆深处。

还记得我第一次背上书包,是去仰望了很久的那所建立在半山腰的学校。学校由一排排简易的瓦房、一个尘土飞扬的大场坝、两个粗糙的篮球架组成,四周是农舍、水田、菜地、果园,离家有二十多分钟的路程。那个秋天,我怀着无限的好奇、欣喜、憧憬,被母亲送进了幼儿园。一路上,微风拂面、小鸟作伴,收割过的稻田残留着丰收的喜悦,母亲哼着的歌是那么动听,一切都是崭新的,一切都那么值得期待。

我经历了很多次开学,最喜欢的是寒假后的开学季。开学那天,我必定会穿上过年的新衣,戴上鲜艳的红领巾,隆重得像是参加什么重大的宴席。我背着书包出现在教室里,不管看到谁都十分稀罕。与同学们分别了一个假期后,有的同学个子竟然蹿高了一大截,于是,我们比高矮,比胖瘦。但这都不是最要紧的,最重要的是在开学后的几天里,同学们分享过年时的种种乐趣——比谁的压岁钱多,展示过年时买的新衣服,连绑头发的红头绳也要把大家的拼起来,编成五颜六色的丝带,轮流戴在手腕上……从童年到少年,我那无忧无虑的读书时代,是生命里最美的存在。

最让我难忘的是进城读高中那年的开学日,我和父亲第一次坐上了去城里的汽车。汽车从乡道到县道,颠簸了足足两个小时。在我们昏昏欲睡时,司机叫醒我们,告诉我们车已到终点站。看着陌生的城市,看着街心来来往往的汽车,我有些茫然。父亲则早已把我那些笨重的行李扛在了肩上,只让我拖着红色的皮箱——那是婶婶在我考上了城里的高中后特意为我买的,算是送我的贺礼,我因此丢掉了陪伴了我好几年的已经发黑的木头箱子。红皮箱好看洋气,我十分珍爱,箱子里面装着另外几个叔伯、婶子为我买的新衣、书本和生活用品。那天,我跟在父亲身后,哪怕走在人行道上,父亲也要一步三回头看我是不是安全,那眼神里满是疼爱和不放心。从小到大,我像野丫头似的在山间、田野里疯长,因太淘气,曾遭到叔伯、婶子们的嫌弃,没想到,考上了城里的高中会得到这么多人的关爱和重视。我心里暖暖的,这些爱对我来说是无形中的鼓励,推动我更上一层楼。

高三学子们最辛苦也是最重要的一年。今年,由于疫情,学校一次又一次延迟开学,我看着女儿在等待中既兴奋又焦虑,明白在巨大的学习压力面前,孩子不堪重负又不甘心浪费时间的心理。“新的学期是新的开始,带来了新的挑战,也带来了新的希望。每个同学都应该站在新的起跑线上,认真审视自己,努力前行……”儿时开学喊过的那些口号不是空话,现在回忆起来,它们是那样亲切,那样深入我心。

最令人激情澎湃的还是大学开学时的演讲,还记得当年我最喜欢的那句话:“扬起理想的风帆,趁着美好的时光,播种新的希望,放飞新梦想,踏上新征程,创造新成绩。在大学这片热土上,愿大家同心、同德、同行,共同铸造新的辉煌……”

知识改变命运,态度决定未来!在错峰开学之际,我以活到老、学到老之心,与全国各地的学子们共勉!

美食

蒸卷粉,做豆腐

□ 孔令飞

农闲时就是农民的幸福时光。母亲会带着我去走亲戚。此时,翻山越岭、跋山涉水并非形容词,而是山区居民的日常写照。因为走得艰辛,所以一年见不了几次面,而每见一面就会像过节一样充满仪式感——一定会用家里最好的东西款待,如同母亲每一次娘家,总是把最好的东西装进大背箩。这种交心见底、真诚以待的亲情丰腴生长,像熠熠生辉的满山青绿,像爽朗纯净的幽幽清风,像浪漫自由的繁盛野花。

每次去一个叫青龙街的村子走亲戚,我都会吃到蒸卷粉。青龙街并非街市,在大山里,相对于其他村子,地势略显平整。据说这里有青龙出没,故水利条件好,每家每户都有一亩三分水田。家里有白花花的大米,在那个不富足的时代,可以平添很大的优越感。蒸卷粉应该是亲戚给母亲和我的最高礼仪了。

蒸卷粉集技术体能、协作配合为一体,往往需以亲戚来访之名,邀请邻居来帮忙。先选用优质大米,淘洗干净,浸泡彻底。再大费周章地清洗干净大石磨,多人合力推动石磨,把泡透的米碾成米浆。米浆的浓淡直接影响卷粉的口感,太浓会开裂、糙口,太淡又绵碎、弹性不足。兑浆还得请教村里的行家里手。所以,虽然客人只有两三人,但前来帮忙的街坊邻居有一大群人,说

说笑笑,忙里忙外,很是热闹、好玩。把米浆舀进特制的铁皮大盘里,晃动均匀,放在热水锅里盖上盖子蒸上少许,揭开盖子冷却一会儿,卷粉就成形了。再沿铁皮盘周围用小刀剥离,把粉卷成条,这就是卷粉。蒸卷粉很考验对火候、时间、米浆多寡的掌握技术,这时的灶台边更是热闹,她嫌她米浆摇不均匀蒸破了、她嫌她米浆舀太多蒸厚了或太少蒸不成、她又嫌她起锅太慢蒸老了或太快没有筋骨,大家跃跃欲试都要一展身手,吵吵闹闹太有趣了。一开始蒸起来的卷粉你尝我尝,尝着尝着就没了。当灶台归于平静,固定成一两个人在那儿忙活,就开始想方设法在蒸卷粉时加入佐料。我最爱的就是把小龙潭土制的红糖削碎后撒在粉上卷起来趁热吃。于我而言,红糖原始醇厚的蜜香浓郁与卷粉的鲜热融合出来的味道,就是蒸卷粉的终极滋味。

母亲的待客之道是做豆腐。有亲戚到家里要住几天,母亲就会去筛选黄豆浸泡做豆腐款待。母亲是高手,村里有红白喜事,母亲都会被请去做豆腐。做豆腐的工序与蒸卷粉差不多,也必须是街坊邻里齐心协力、吵吵闹闹地推磨。做豆腐比蒸卷粉多了豆浆过滤、石膏(硫酸钙)点制等工序,特别是点豆腐时,石膏水勾兑比较考究,点多了豆腐泛黄、发苦,点少了豆腐太嫩张力不足。石膏其实是从山上随手捡来的,但

是石膏还是石头,只有父母这辈人才分得清。把石膏放在火塘里烧成石灰状,拣最中心、最干净的白色部分趁热放入水中溶解,沉淀后把石膏水兑入盛在瓦缸里的滚热豆浆中,搅拌均匀后,就交给时间了。时间会一次次证明母亲做豆腐的水准。然后就是水豆腐的各种吃法上演,拌白糖的,拌酱油辣子的,大家要闹腾半天,到真正开桌吃饭时,肚子已是七八分饱,吃不下多少东西了。过程胜过结果,亲戚、街坊邻里与家人都幸福无比。

做豆腐、蒸卷粉、腌咸菜等民间传统手艺,是父母时代家庭妇女的持家本领、待客之道。“女儿出嫁告别父母时要流泪,不然腌酸菜就不会酸”这种民俗,一方面是教化儿女要知父母情懂感恩,一方面说明腌制咸菜在农村的重要性。起早贪黑抢农时的日子,没时间好好烧菜做饭,几样咸菜就可以下几碗饭,填饱肚子后,干活才有劲,省时省事管用。咸菜腌制不好,日子怎么过?但是,包括男人编织箕筛、推刨凿削、修制家具,农闲时倒腾生活的传统手艺,好像在发展的滚滚潮流中慢慢消失了。“一机在手万事不愁”的时代,动手能力越来越弱不打紧,关键是解放出的双手可能也没创造出更有意义的价值,甚至是适得其反,这才是遗憾。所以我才怀念曾经的烟火,其乐融融,温暖幸福。



美丽的草原 李昊天 摄

闲话

玩物养志

□ 程应来

玩物养志既是世俗的一种生活方式,又是一种信手拈来的生活兴趣。下棋、种花、养鱼、喝茶等都可玩赏,用以收获有益身心的愉悦。

木心说:“玩物丧志者,其志小,志大者玩物养志。”志向坚定的人,玩物可以养趣、养性,自然也能助长其志。气量小的人,反而会被外物对自身带来不好的影响,这自然就是丧志了。反之,则为养志,君子役物。小人役于物。

小时候,由于贫困,没有什么玩具,所以我和小伙伴们经常去路边、野外,捡拾一些有好看图案的碎瓷片、碎玻璃块,用来做玩具。边缘尖锐的,我们便用石头磨平,然后把它们摆放在窗台或者墙角,一层又一层,一行又一行,煞是好看。长大以后,这个习惯也没有被我丢掉。现在,人们的生活水平提高了,被遗弃的物品更加五花八门,我的爱好也有

所升级。每每遇到瓷片或者玻璃块,我依然会捡拾回来。我还买了一个小型的打磨机,把那些玻璃制品打磨圆滑,再分类之后,把它们粘贴成各种各样的造型,大到假山、亭台、楼榭,小到笔筒、花盆垫等。那些五颜六色的玻璃制品在阳光或者灯光下,散发着迷人的光芒。玩赏至此,我甚至去旧货市场买廉价的有机玻璃,把它们打碎,然后按照自己的喜好,进行各种制作。以至于我的几件玻璃制品,已经被本地的收藏家收藏。尤其那件被我命名为“玻璃塔”的作品,从下到上,有两米之高,是用各种颜色和材质的有机玻璃粘贴而成,被放置在学校展览室的首要位置。既是废物利用,又是观赏品,也是名副其实的“玩物养志”了。

明朝张岱有句名言:“人无癖,不可与交,以其无深情也;人无疵,不可与交,以其无真气也。”说的是一个人若是没有爱好,对什么都提不起兴趣,对生活不再热爱,活得如一潭死水,这样的人不值得交往。其实,是否值得交往并不重要,但是,人一定要有兴趣的。

冯康侯也曾说过:“玩物养志,有什么不好?能附庸风雅更妙,现在的人就是不会玩,连风雅也不肯附。”事实的确如此。由古至今,文人墨客,风流雅士,都在“玩物”,而且“养志”。苏轼有云“得二百七十枚,大者如枣栗,小者如芡实,又得一古铜盆,盛之,注水聚然”,说的是他玩石头的养志之趣。蔡澜的那本《玩物养志》也告诉人们,人类活到老死,不玩对不起自己,人生不如意事十有八九,只有玩才能得到心理平衡。

想玩并且会玩,这样的人生才更加有声有色有香,这样的人才是真正懂得人生的快乐和生活情趣的人,俨然已经把生活过成了一首诗。